

本報特別啓事

本部前次發表消寒俱樂部增刊，每十日刊行一紙。又因各處來函，要求組織讀者俱樂部，以鼓讀者興趣等語。當經同人等議決，就原有文言長篇雙雲記地位，改組讀者俱樂部。業已分別宣布。查此種組織，悉以外稿爲基本，而本報所接各界來稿，除第一期消寒旬刊外，邇來佳藁，甚難多覩。大抵一因時期關係，年關將屆，塵務殷繁，致筆墨之興，爲之減少。二因命題過僻，着意較難，二者皆爲佳稿缺乏之大原。且消寒俱樂部增刊，與本報似合實離。若一概送閱，則資本力薄，折損堪虞。如專送定戶，零售加費，則發行上又感許多窒礙。爲此公同商酌，自今爲始，暫行變通辦理。所有兩俱樂部徵文，均就原有長篇小說雙雲記地位，輪流刊布。除旬日一刊消寒俱樂部文稿外，其餘悉爲讀者俱樂部。但如消寒部分佳稿過多，則亦不限於旬日之一，即延長至二日三日，亦無不可。如此辦法，較爲妥便。想愛讀諸君，當能垂諒也。至命題之法，除前經發表者外，爲徵求佳稿之計，亦當略行變通。不再以難題窘作者之思潮也。再該兩俱樂部，投稿定章，須黏貼各該部印花一枚，方可有效。現經多數作家來函，以剪損報紙，有礙美觀，而武林周子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方君。則更爲設法。如不願剪損報面者。得以郵票三分。(合一份報價)代印花之用。此誠兩便之法。自應遵從。以後一準照此辦理。卽義務通信一欄亦然。(義務通信再遲一二日卽可刊布)特此聲明。諸希鑒原是幸。

小説

究竟是怎么回事

楚逸

他母親正流着淚告訴巧鈴母女。一見洪福回來。才住着眼淚。洪福見蘭兒淚眼模糊。倚在巧鈴懷裏。一根繩兒委在階板上。這時他父親已拿出廚刀。把他剝做幾段拋出去。再一看地下。還有蘭兒一件小襖。他母親隨手也拾起來。洪福只說了一句。好端端的。爲甚想到這條路上來。他母親怕又說出些氣忿話。連忙插進去說道。媽媽也力乏了。蘭兒還是給他睡下的好。巧鈴的娘和巧鈴。便把蘭兒扶到床上睡下。蘭兒還是哭。過了一會。巧鈴母女走了。他母親這才把剛才蘭兒尋死的情形。告訴洪福。說不是這繩兒斷了頭。他跌不下來。我不聽得他跌下來。做夢也想不到有這場禍。洪福聽了。念聲佛。說這條繩還算救了他。這時也顧不得害羞。坐在床沿。細細的開導勸慰了一番。蘭兒只是不答。一味嗚嗚的哭。那知這一跌震動了小腹。一經睡下。一陣陣的奇痛。他阿婆問他怎樣。蘭兒只痛的搖頭不答。霎時便要小解。接連小解了十多次。蘭兒周身出汗。昏暈過去。洪福一嚇。忙去請王醫生。等到王醫生來了。蘭兒已清醒。覺着有些餓意。他婆給他些米湯喝下。問他怎樣。蘭兒摸一摸肚皮說。奇了。這泡溺撒後

厯父賞文

吾友東越許廣父性奇癖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酒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滬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爲定例例如左

百五十元 傅記一百元 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元 小品每篇五元 聯語長聯二十元 百五十元 小說文買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知聯五元

能把持得住。真不可多得。所以特地寫出來。給大家看看。

作者附識

季康

苦笑

這時恰巧亭午。陳先生的夫人。正爲着幾種問題。和老太太在廚房裏門口。嬌嗔之聲。直送到陳先生耳裏。陳先生只是仰着脖子。望天默笑。一剎那時。老太太怒氣沖沖的跑來。瞪着陳先生一眼。拍凳的嘆道。「沒家教的漢子。連一個老婆都管不好。這樣的蠻牛。我們姓陳的用不着。叫他早早的滾蛋。我叫他東他偏西。我叫他西他偏東。孫兒的頭上。給他打得腫了。我也打他兩下。他就曉得痛了。曉得哭了。鍋子裏的白飯。燒得像焦炭。還沒覺察。我罵他。他倒反唇相譏。這樣的蠻牛。只會吃。不會做。要他何用。」

腹中已鬆動了許多。王醫生進來按一按脈。滿腔驚訝。說。這病真好的奇怪。他婆也不瞞醫生。便把日來經過的情形告訴一遍。最後說便桶中止有黃澄澄的黏水。別無他物。王醫生心下也明白了。曉得自已猜錯。臉上有些下不來。搭訕着說道。這一定是水漲。濕水已行動。決不妨事。打頭我原說過不必吃藥。自然會好。幸而我這話還說的嘴嚮。說罷。又哈哈笑了一陣。洪福這時一肚皮納悶。心想這分明是水漲病。因受了震動。才把他壓迫下來。爲什麼說他是有喜呢。洪福忍不住問道。照這樣說。這一定是病了。怎麼前天先生說不是病呢。王先生不由的紅了臉。只好笑道。這些病本不打緊要。不能算做什麼大病罷了。何嘗不是病了。洪福這時心下恍然大悟。曉得這先生最初不識這病症。認做帶了身。又知道我們沒吃喜酒。不好直說。才微微的露些口風在老販面前。可是他一句胡話不打緊。險些兒斷送一條人命。先生走後。洪福把這話當着蘭兒告訴他父母。一家的人。才如夢初醒。蘭兒這時方才曉得是這麼一回事。可是痛定思痛。無辜受這場冤枉。幾乎自己把命送掉。恨的日夜臭罵那姓王的醫生。惟有洪福這時直歡喜的忘其所以。對着他可憐愛的未婚妻。深悔自己的鹵莽。幸而當時還想得透。不然。逞着一時之忿。可就糟了。這時一面自己上前認個不是。一面又把父母的耽心。和自己的苦衷。和盤托出。最後還低聲笑道。我歡喜得什麼似的。因爲你還是我的個完人。蘭兒哼了一聲。他笑着走了。

在這事後六個月。他們倆結婚了。那時洪福的老販才大着胆說。這王醫生真糊塗。他看不出病原還罷了。顛倒說出這些話來。可教我們外人也吃一番虛驚哩。

(完)

(完)

這是我們鄉下一件實事。姓徐的和我是朋友。是他親自告訴我的。俗說。庸醫殺人不用刀。這姓王的醫生更是高明。簡直連藥也不用。只輕輕的一句胡話。幾乎斷送一條人命。可怕不可怕。但是我對於姓徐的。却着實敬佩。在這種關頭。

夫人躲在門角裏竊聽。這時淚盈盈的走出。瞅着丈夫一眼。放聲大哭。太太指着罵道。「沒廉恥的姦婦。裝什麼腔子。可有話兒說嗎？」夫人一壁哭。一壁嚷道。「兒子好頑。做娘的應該打罵。一代只管一代。娘打兒子。用不着婆婆干涉。」太太聽了這話。益發按捺不住。伸出了雞皮般的手指。很命的對着夫人面上打去。夫人受了痛。尤其是號啕痛哭。撞到丈夫身上。一百個不依。太太猶笑道。「你說一代管一代。如今我來管你了。你何以也要哭呢。」夫人又嚷道。「姑媳是客氣的。那可用這種野蠻手段。我不要活了。我去死了。」太太對陳先生刮着臉道。「好聰明的妻子。生米煮不熟白飯。他要死了。你可心痛嗎。」陳先生只是對着青天。笑了一笑。

門外跑進一人。挾着一本帳簿。聲色俱厲的對着陳先生說道。「你們的米帳欠了好久了。今天定要還清呢。」陳先生不答一聲。只對太太和夫人一笑。

門外又跑進一人。拔直喉嚨喊道。「陳先生。你的兒子溺死了。快去瞧呀。」太太和夫人都嚇得呆了。陳先生立起身來。叫一聲

寄壤之判因亟梓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
 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竣洋裝精
 ▲全書六冊 定價兩元
 ▲特價六折
 訂東越許廬父先生序中稱謂老饕今本局更得此書最初石印抄本與翻本情文有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六巨冊欲為名著廣流傳僅定兩元
 多購請從速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枕亞傑作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瞠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李君肖白工書法尤長六朝體求者
接踵因爲定潤格以公同好
橙聯 四尺一洋 五尺一元半
六尺兩元 八尺四元 屏條同堂
幅加倍 扇冊一洋 手卷每尺一
洋 匾額 每尺每字一洋 名刺
每字二角 題跋壽屏另議 泥金
照潤加倍 白然山人王震代訂
收件處北火車站慶祥里市北公學

枕亞新編
天嘯殘墨
定八角價
聲集十書其字淵潤如金石
得十餘萬言精新舊第一厚冊茲編
將本書要目列印一文一冊一卷
●藝苑要目今列印一文一冊一卷
●乘卷二遊記筆記天涯淪落
湖人百話西遊記卷三天涯淪落
著焚印日記卷三天涯淪落
譚聯語偶錄一束雀弄翰觴餘

張舍我短小說集

出版預告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着筆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像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爲專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之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米孫玉聲周劍雲胡奇庵嚴謬聲施濟羣鄭逸梅顧明道劉山農何海鳴陳俠仙包天笑王西神吳東園
 米題詞有李涵秋袁雲吳雙熱趙眠雲姚鴻鵠程瞻堂柳亞子海上說夢人鄭正秋胡石居守
 米拙主草屏博戲齋鶴樓諸公及壽海(逸梅之夫人)劍我(半梅之夫人)環仙(眠雲之夫人)三女史
 米煙橋范君詩戲齋鶴樓諸公及壽海(逸梅之夫人)劍我(半梅之夫人)環仙(眠雲之夫人)三女史
 米有錄枕亞周瘦鵲趙蒼狂鄭鴻鳴張丹斧王鈍根范
 米海內外名士惠題詩達八百家先印上卷十月後出書內有錄版銅版影印題字多至百餘面可謂空前鉅製定價一元九角愛函文報諸君將此紙剪下(須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來函預約僅須附郵花三十五分以一星期為限(自登報日起)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文社

了版出刊月術幻

●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
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蕩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藤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孩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書 雜錄 新婚佳話 三康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册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龍海路三康學社

● 錄

▲ 三康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紫蘭花片

(一)出版日期 每月二十日出版月出一冊全年十二冊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定全年二元 (三)預定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藏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鶴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此書中有

君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内人物之言行無不包舉也

新語林

● 星 明 界 誌 雜 ●
誌 雜 聲 浙
◀ 念 紀 行 發 ▶
(畫 風 西 精 贈)
● 片 景 湖 美 送 ●

本雜誌係浙聲學社同大所組織由曹西崖主任編輯胡亞光主任繪圖每月發行一期現已出至第四期以封面用三色版精印美麗無比本誌爲普及各界起見每冊祇售紙費大洋五分(外埠加寄費半份)茲值發行伊始優待定閱本誌者起見凡定閱本誌半年連郵祇收大洋二角六分再贈珂瑯版精印西湖風景畫片一張定閱全年連郵大洋五角再贈西湖風景畫片兩張此項畫片以贈完三千張爲限幸勿交臂失之郵票代洋十足通用寄杭州東街莫衡管浙聲學社發行部(請聲明閱何日何報)

小說大家 東越許厲父
文學鉅子 東越許厲父
先生最新作品四種小說出版廣告
奇情 鵬淚登鰲 洋裝一巨冊
懺情 一個會變化的女郎 洋裝一冊
小說 社會 小師生活治游笑史 洋裝一巨冊
小義 連心豈淡錄 洋裝一巨冊
以上四種小說先行露佈不日出版
東昇書局出版

小 說 季 報
徐 枕 亞 先 生 主 任
大 集 二 廉 三 集 四 價

本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朱增宗博學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家的心思。早已變了樣兒。此時不過曉得春帆手頭。還有點子現款。而且春帆平日的牛皮亦大。總說故鄉地方。還有許多田地房產等項。此剎雖則革不到手。將來總是他應有的產業。所以這些人還有點戀戀不捨的情形。直到近月以來。看看春帆手頭。着實不濟起來。便想勸他回去。大開家庭交涉。把產業變賣了。拿到上海來用。無奈春帆總說家庭困難。一時難以着手等語。這人急了。便又想出這一條惡計來。替他張羅了許多秘密借款。以爲這等債主。都是一班凶神惡鬼。將來各方逼迫起來。就不怕他不回去。轉那不動產的念頭了。春帆那裏曉得。有了錢。便混用一場。口口聲聲。還把這人當作天字第一號的患難之交。就是這等重利求借得來的錢。很有一部分。還給這人借用了去呢。看看過了許多日子。春帆的借款。又鼓搗一光。這人就要進行他第二步計畫起來。先拿一番恫喝說話。唬嚇

着他。問他用了這許多債款。可抵樁怎樣還給人家。這批人的錢。是少他們不了的呀。春帆聽了。果然嘔了一大跳。半晌。做聲不得。那人可把此中利害。和種種危險情形。盡情編造了一大篇。嘔得春帆怔忡多時。便埋怨那人。不該去代借這等流氓債。那人聽了。不由冷笑了一聲道。少大人。你這話錯了。我們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豈肯誤你少大人的事。你少大人要不二次三番。託我去辦。我難道可以自作主張。擬自替你借款麼。況且當時未借之先。也曾對你講過。這等借款。不比朋友親戚。可以延容諉卸。到了期。是一厘一毫。少不了人家的。你就說不要緊。橫豎抵樁回去變賣產業。就多借一點。却也並不爲難。所以我纔敢替你東西張羅。接濟了你許多日子。你少大人是何等聖明。現在的市面。爲難到什麼分兒。不是我晚輩還有點手面。拉扯得攔。也辦不到這許多的款子。少大人不說

獎勵我。精實我。還是這般埋怨人家。從此別人替你辦事。個個都要寒心了。春帆聽了。靜心一想。果然一句句都是真話。況且他言明在先。須埋怨他不得的。但最自己爲甚的這般發昏。當時竟像其有什麼預備一般。一注一注的儘借儘用。並不顧慮着日後的事情。此時却也後悔嫌遲了。因見那人氣憤憤地坐着。像個大不高興的樣子。心中倒真個萬分過不下去。少不得再三安慰了他。那人便說。這是笑話了。我們都是承少大人栽培照應的人。少大人心中有事。責備我們幾句。我們還敢抱怨麼。只是這借款的事情。究該怎樣布置。別等到了期頭。還不出款子來。弄得這班人上門尋事起來。休說少大人的體面有關。就是我晚輩。既做了這個中人。也是難逃責任呢。春帆到此地位。再也無可推諉。便在家中整整的呆了幾天。忽然對那人說出一句無聊之談來。就說前債請他去商量延期。另外索性再

借一注新債。橫豎抵回去變產。不如再行樂他幾時。更作計較。那人聽了這話。又看那春帆近日情景。這才完全瞧出他是沒有家產的人。和自己也差不多遠。幸而他也曉得春帆所有家俱一切。及衣服等項。很值得幾千塊錢。因他死要面子。這些東西。却還不會入過典當。將來很可以抵當得一筆錢的。所以這人也不怕什麼。却趕緊召集那班債主。三天兩天。逼着春帆討債。春帆實在逼得沒路走了。這才大慌而特慌。少不得仍請那原介紹人設法。却又剛剛入了他的彀中。重復很命的囑嚇着他。說。少大人若要保重體面。還該快快回去一走。弄點款子來。彌縫過去。纔好。要是不然。說不定就會喫這批人的眼前虧。却是不犯着啊。春帆聽了。想了一想。除了一走之外。却也真個沒有他法。只得嘆了口氣。決計要走。又想把所有東西。統帶了去。那人早已料到春帆必有此等想頭。見他果然說不

孫緯才新法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
 聖藥六零六保險斷根決不特効新藥
 德國六零六保險斷根決不特効新藥
 臨時各種預防秘訣並發定價格外特廉
 淋濁下疳橫痃等秘方各埠函索附郵四分即送
 毒淋濁下疳橫痃等秘方各埠函索附郵四分即送

針一元功効速立斷根金針法射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中
法華堂隔壁一號散處
對於花柳病直接間接普通

本報特別啓事

本俱樂部第三期擬塵父
自行值課題爲「奇遇」乞
應徵諸君從速賜稿爲幸



消寒俱樂部

讀書樂

沈心聲是個資質明敏性情活潑壯年。十年前得了大學的畢業文憑後。就在社會上服務。空暇的當兒。便跑到妓院裏去玩耍玩耍。依紅偎翠。何等快樂。那裏曉得不到一月。苦頭來哩。染了一身梅毒。銅錮用掉不少。還要痛到個半死半活。自從嘗了這樣滋味。那裏再敢涉足「花叢」呢。

沈心聲絕足妓院之後。空暇的時候。常和三朋四友。呼么喝六。開始風頭利市。饒倖贏足。快樂極了。後來屢次敗北。東挪西移。弄得來債台高築。自從經此失敗以後。那裏再敢「手談」呢。

沈心聲戒了嫖賭以後。空暇的辰光。時常喝酒。自得其樂。有一回喝得來東倒西歪。不

知不覺倒在街上的污泥潭中。路人瞧了。都說這人（胡爲乎泥中）真真（斯文掃地）自從受了這番經歷。他就不敢交那「紅友」了。

沈心聲近年來有空的時候。常置身在書城當中。唯唔唯唔。讀個不了。有時自言自語道。唉！嫖啊。賭啊。酒啊。那裏能夠及得來讀書的樂呢。我看（書中自有顏如玉）爲什麼要嫖妓呢。（顏書中自有黃金屋）。爲什麼要賭博呢。（書味無窮）。爲什麼要喝酒呢。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這句話一些不錯。況且我每到夜裏讀書的辰光。還有那（紅袖添香夜讀書）的樂趣。哈哈。讀書。讀書真樂。

讀書樂

徐硯香天天坐在屋子裏唸書。經史子集什麼都差不多給他唸完了。他不管時代的變遷。國體的改換。冬天的寒。夏天的暖。淒風苦雨也好。美景良辰也好。總是終日底埋頭苦讀。他的妻子劉氏常常對他說。讀書爲的是甚麼。不是顯名聲揚父母博個封妻蔭子鐘鳴鼎食嗎。像你有這般學問。怎不去求功名呢。他笑着回道。哼。讀書爲的是這些嗎。你弄錯了呵。劉氏祇好氣的不作聲。

。就差人回家接老太太去。說是做了官哩。劉氏連忙跑來告訴他。討到他冷笑一聲。過

了兩個月。劉氏的老弟，也來一封信。說是在某將軍署當秘書。劉氏很歡喜的。誰知他反說一聲可惜。

年一年的隨着他這樣過去。機聲和書聲相和。有時候他們倆還對着笑。

二年後王老太的兒子。被人告發。判決徒刑。下了監獄。長安居不易。王老太只得携着媳婦小孫兒回來。他在京裏討的那個姨太太。都在半路上捲了細軟脫逃。他的原配姨太太。因為姨太的桃兒受了不少的悶氣。已經把兩隻眼睛哭瞎了。這時候多虧八十歲的老太太。左提右挈的。得一口氣。劉氏看見王家的這般景象。不覺嘆了。一回。將軍逃到那裏去了。兄弟現在不知着某將軍逃到那裏去了。難道這都是做官的下場麼。

劉氏還是同他的丈夫。過這樣清苦的生活。機聲和書聲相和。有時候仍是相報一笑。

許驛屏

余束髮受書。父師訓之嚴。讀必熱也。背母許
字之訛。故但覺其苦。不知其樂也。年十一
畢。至十九。入泮。以後從事帖括。兼及古文詩詞等
上。奉老母。下。撫弟妹。景况蕭條。惟以課此一
及。考學院。爲惟一之進項。每值薄暮歸來。以
燈圓坐。追憶得。第輩共承色笑。當時初不覺其
樂也。在再數年。公報能。乃忽爲見背。遂服闋
於是奔走風塵。碌碌萬忙。離一改入仕途。閱
於。而所謂樂者。究不知其何在。迨民國而後
者。烽火倉皇。復遭顛沛。更無所謂樂矣。茲
者。倦馬歸林。晝理舊業。迴憶曩時。寸草春
輝。最樂耳。適因消暑。樂部以此命題。遂課
其生平。以應課。嗟乎。讀書之樂。當時
初不知之。今雖踴躍。而昔忽已不可復
得矣。吾願乎諸君。須毋忽於讀書之樂也。

余束髮受書。父師訓之嚴。讀必熱也。背母許
字之訛。故但覺其苦。不知其樂也。年十一
畢。至十九。入泮。以後從事帖括。兼及古文詩詞等
上。奉老母。下。撫弟妹。景况蕭條。惟以課此一
及。考學院。爲惟一之進項。每值薄暮歸來。以
燈圓坐。追憶得。第輩共承色笑。當時初不覺其
樂也。在再數年。公報能。乃忽爲見背。遂服闋
於是奔走風塵。碌碌萬忙。離一改入仕途。閱
於。而所謂樂者。究不知其何在。迨民國而後
者。烽火倉皇。復遭顛沛。更無所謂樂矣。茲
者。倦馬歸林。晝理舊業。迴憶曩時。寸草春
輝。最樂耳。適因消暑。樂部以此命題。遂課
其生平。以應課。嗟乎。讀書之樂。當時
初不知之。今雖踴躍。而昔忽已不可復
得矣。吾願乎諸君。須毋忽於讀書之樂也。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
機器精製中西鉛字
銅版梓版鉛版石版
黃楊木版承印中西
書報圖書雜誌證書
銀票禮券章程股票
帳單商標招貼支票
獎券息摺傳單地圖
滙票文憑仿單簿冊
名片兼製西式帳簿
髮網信封彩色信箋
工作精緻花樣鮮妍
定價低廉約期準確
如蒙 各界賜顧請
移玉至本所竭誠歡
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
克路中八十九號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是書屢名捧打，驚爲枕亞長篇。說部中三傑作，經先說友助天憤者，遂章加許心孤閱者與趣著者苦心孤詣痴情微文紅樓評者探幽抉微文筆超類歎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發行所清華書局

此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爲自來枕席間所不可不備。心者亦爲情生，說中第一。喜閱衰詩詞，尺牘及萬言。不讀精印二十餘萬言。用五號字，精工自厚，贈品得。止二百餘面，自厚，贈品得。是書價值者，仍絡繹於途。後購買者，仍絡繹於途。洋裝一冊，定價八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此書選錄古今名人
寓言文字自晉迄清
共得六十餘家搜羅
宏富多世所不見
而風各體奇而趣
不臻較之近人著
遊戲文章真有大
巫之判名曰大觀
無愧焉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家一百號

胡樹大律師



望平街口

偵探案之七探君生不中先作遂
 探者前萬乞面人國生中彈
 尤所篤篇將現手偵國東行
 之軌若鉤支其書探躬偵集
 範奇鉤世最案實探小集從
 亦詭之索以近局數實偵小從
 可作篇鑿鑿所又爲行驗說未
 小愈觀著一小以之者望
 定說出愈名再說來情自以
 價觀愈中名說界社情自以
 可觀奇書國請來社會著天國
 角作探較共偵開莫成憤憤自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八) 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稿

按紡棉花。這劇戲本。是調情鬪閨的。要往細情研究。確爲淫戲。北京本是禁止的。堂會可不能禁止。這戲本是秦腔淫俗。小馬五的拿手。他前十五十六年。在京享名。就是這劇。馬上各廟會的。西湖景。(拉大篇)還有他的怪像片。這也想見。彼時小馬五的魔力了。這戲。專以度曲見長。如演各種玩藝。碧雲霞。演來。什麼。梆子。二簧。大鼓。小曲。漣調。淮調。蕩調。蘇灘。楊調。津調。灤州曲。無奇不有。無美不臻。末後。又奏兩闕風琴。多拉密之聲。再加清歌聲。聞者。如入廣寒。又品了四段簫。博得彩聲。一秒不暇。幾句秦腔。悠揚頓挫。無不合拍。幾句小囀。二六慢板。板眼堅固。音聲嬌細。真有三日繞梁的勢。各種身段。翩翩緩步。斂光窈影。大有落雁驚鴻之態。豈不令人愛煞。時莊時談。不即不離。信手拈來。天衣無縫。我歎觀止矣。平心而論。如金少梅。鮮靈芝。十三旦。鮮牡丹。琴雪芳。焉能比碧的活潑。可喜呀。所唱各調。工穩絕倫。自

[illegible]

爲牛山濯濯之眞和尚呼屈。

●解頤錄

紫薇山樵

某生善謔。一日。飲於妓家。見二雞相交。因口占一絕曰。

爾靈禽。非蠢獸。風流事。誰不有。只可背地偷情。那許當面出醜。若照例定罪。當撻杖徒法。更加一等嚴論。殺來與我下酒。

[illegible]

是近日坤伶。花衫第一好角了。未及二鐘。該戲已成尾聲。而時光。已四時有奇了。

旅粵瑣談 林紹樞原稿
張乙虞潤辭

三月二十九日。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日。湖其始。自新軍之役敗後。趙首孫中山相繼赴東京。籌議建義之策。以廣州爲根據地。趙曾任陸軍標統。深得軍心。復組織總機關部於香港。海外華僑。歡聲雷動。黃克強孫中山又親往南洋鼓吹。信從者益衆。公推趙百先爲總司令。胡漢民爲總務。陳炯明爲編輯。李海雲爲財政。羅熾筦調查。黃克強爲參謀。復設分部於廣州。俟組織嚴政府成立。出師北伐。後因城中搜索甚嚴。時有遷移。最後議二十五日舉事。不果。改二十七日。亦然。至二十八九兩日。官吏幾於戶查。黃克強創議。因死不如戰死。衆聽其說。議定。二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焚炸督署。時城內外志士多有未及知者。追槍發。城門局閉。預戰者僅百數十人。巷戰至夜深始散。翼晨復戰。卒以衆寡不敵。紛紛被擊去。均不屈就義死。某君挽者紳力請於當道。殮諸烈士於黃花崗上。元年勒石曰。嗚呼七十二烈士之墓。嗣經省會議決。由政府撥資十萬修築。方籌辦間。癸丑政變。黨人四散。垂成而輟。

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余已據述梗概。茲據同僚馮俊卿君言。是日親見數十人。由港輪抵步。自西濠口乘車至天字碼頭。進大南門。攻督署。五時許。卽見烟霧陣雨。黃飛天

癸亥詩鐘

△十二 猪（分詠格）

不使連城攔趙壁。
翻教奢願祝籌車。
童年盛道甘羅相。
大子羞傳劉表兒。
欲數地支先說鼠。
能吹海浪便稱龍。
詩呈蘇武寒冬句。
字入說文轉注篇。
爲了因緣參佛語。
不將糟粕論人交。
每數紅橋誇趙北。
漫將白首詡遼東。

麟夢

癸亥詩鐘
△十二
猪(分詠格)



野乘

傳善祥別傳 (廿六)

丁曉雲

宜嬌在旁笑問曰。才人此言。模稜太甚。願聞所以不能之故。善祥奮然曰。天妹將謂我強詞乎。試思此何等事。若必奏聞。則萬歲。怒。必與罪之師。東王心懷不平。設反唇相稽。必有意外之舉。此我思付再三。彼既痴念未絕。非堅詞拒之。無以斷其痴念。天妹素嫺吟詠。豈於詞意而未明乎。宜嬌曰。如才人言。凡事之涉於私者。皆可奏明。而互相贈答。何況情屬曖昧。難保不外為拒絕之詞。而內有雙關之語乎。才人此辭。未免欺人太甚。善祥亦怒曰。天妹謂語有雙關。請即指出。我之不惜為此者。欲爾離離患耳。委曲求全。此心可白君后之前。豈如唐之上官婉兒輩。外求容。悅內實污蔑乎。黃后見二人爭執。詞鋒互相激射。恐致生變。急代辯曰。非本宮私心妄測。天妹所言。係守經之正論。才人所言。係達權之善衷。味其詞意。如人間何處。冤家。素娥深閉廣寒宮之句。實屬拒絕之詞。毫無曖昧。但私相傳遞。究涉嫌疑。此則不能為才人諱者也。

筆劄

垂楊隨筆

吳觀

往者索居故里。小齋雖祇容膝。而遠對驚鴻。湖之煙雨樓。輕煙微濛。詩情畫意。慰我孤悶。因自書小齋。以供讀書養心之所。署曰垂楊館。客或問命意之原。對曰。南湖秋色。祇此幾樹垂楊而已。不獨此也。抗縣吳殺人祭酒云。垂楊如我荒寒甚。閱歷西風二十年。自況身世。恐亦不過也。作畫須先讀書。或曰。不然。但須懂畫理可也。予曰否。論畫理之書。莫備於桐蔭論畫。如樹分四枝。石見三面。樹之畫分四枝。謂畫中之樹。能具東南西北之枝。則畫不至於呆板。石見三面者。謂正面。左右二面。所不可見者。背而已矣。水有來源。人有去路。水無來源。則不幾成爲池沼否。人無去路。則等於囚圉。此最普通者也。作畫第一步鈎墨骨。第二步臨淺易畫稿。第

三步調色。第四步多讀古畫。第五步多遊名山。第六步能臨古畫。而後所作不俗。收藏家必珍藏其手蹟矣。作畫寧使其有嫩氣。嫩氣者。初學必不可免者也。萬不可使有俗態。有俗態則無救矣。畫有俗態。藝苑中人謂之作家派。作派亦分二種。如上海城隍廟中之畫。(如濟公像等)簡實不虛其爲畫。此下者也。又有一種。乃素不讀書。偶而臨寫一幀。自以爲可。遂致力於此。日夜摹臨其所宗者。章法落筆。一無所知。近日裝池中所見。尤多偽吳昌碩偽王一亭之作。街老與白龍山人。皆讀書有養。此輩但見吳昌碩之豪放。而不知其老。二十年。遂變而再變。自成一家。狂放中仍有其宗。於章法尤所注重。則此輩偽筆。皆其亂塗狂放。至於取派氣韻。則瞠目不知矣。蕭竹英先生所作畫。多具疎淡之態。畫竹尤甚。寫山水。則奇雄俊險。不屑作江南風景。水墨多濃筆。求其清潤者。什不得三。通州王補君女史。孝廉馬振德配也。一字仙媚。讀書過目成誦。尤善丹青。偶作小幀。人多珍之。曾於題畫詩一絕。句云。青草河頭花正妍。綠莎汀畔水連天。輕舟載得春多少。無數飛紅到曉邊。風調清雋。藝林傳爲美談。君子貴爲當。不以貴爲貴。不以貴。此貴字作貴官解。謂君子之所貴重者。乃人人各安我本業也。君子不以作官貴爲貴。即作官不貴也。第二句乃指當時趨於官途而言。若今日之世。社會上之特殊階級已除。作貴已非無上神聖。如何宜途湧擠不堪。則大利所在。亦不能不奔波也。親舊數輩。皆靠作官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實完全不同。出版以優厚風行。可下各埠派報社。往來既便。按每屆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欲代爲推銷。介紹。無任歡迎。一、承辦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星期內附贈。零售。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爲準。小報社發行部啓。

詞話

愛蓮軒詞話

林子和

自國風而樂府。樂府而歌。其始非有成律以範之。特以抑揚之音。短修之節。以合歌者口吻而已。至六朝。聲詩漸降。長短句。漸啓其意。迄於隋唐。而詞體乃創。五代繼其隆軌。逮於宋初。尤沿勿變。迨大晟設官。宮調調備。而周美成諸人。復增演爲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令爲之。詞旨遂繁。亦自此而精密。屈子離騷。叙古舒情。如楚辭夜泣。洵爲詞賦之祖。學綺聲者。不可不先讀之。周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如六醜詠。滿堂花。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迹。爲開花何在。每來風雨。難禁宮。傾國。叙細細處處香。亂點桃蹊。輕翻柳陌。多情更誰追惜。但蜂蝶。時時。東園岑寂。漸暝。靜裏珍簫底。成嘆息。長條故惹行客。似牽衣待話。兩情無極。殘英小。強簪。終不似。一釵釵頭。向人歎。飄流處。莫趁潮沙。恐斷鴻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虞邵庵先生在翰林時。有風入松詞云。畫堂紅袖倚清。華髮不勝簪。幾回晚。金鸞殿。東風軟。花裏停。書詔許傳宮燭。輕羅初試朝衫。御溝冰泮水。接藍。飛燕語呢喃。重重簾幕。憑誰寄銀字。泥。報。道。生歸也。否。否。否。此詞即其七絕詩屏

諧海

和尚之罪惡

劍禪

和尙爲佛門弟子。以清虛寂滅爲宗。慈悲溫柔爲教。何云罪惡。蓋所謂罪惡者。別有說焉。夫和尙與俗人。當民國紀元之前。相去則牛山濯濯也。夫牛山濯濯。其光潤圓滑爲何如。世稱善奉迎人者。曰圓滑。曰八面光。由此觀之。和尙亦善奉迎之長乎。今則髮辮與俗人之腦袋脫離關係。煩惱絲盡行解放。於是俗人一變而爲光潤圓滑之和尙矣。滑頭滑腦。狗苟蠅營。和尙之慣技。亦俗人之本能也。甚至兄弟鬩牆。流血遍野。爲之說曰。吾脫斯民於紅塵苦劫。而居之於西方樂土耳。長幼亂序。盛倡非孝。飭曰。我佛平等之旨也。向日媚外。盲信西學。曰。佛氏博愛之遺意也。戀愛自由。百態唯淫。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佛光普照。毋使抱向隅也。諸凡罪惡。爲仗其具有光潤圓滑之和尙頭腦。假慈悲溫柔之名。以濟其罪惡者。非真和尚之罪也。所謂真和尚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故推其成仙成佛之念。以度衆生之得孔方兄介紹者。代祈福澤利祿焉。知乎此。則涇渭異流。在明眼人視之。真和尚與假和尚自昭然而易別也。吾不必

醫話

四海奇病誌

醫隱盧主孫緯才著

書毒

俗稱手不釋卷行動拘迂者爲書獃子。此特就其外形而言耳。以余所聞。有鎮江黃某者。其父爲老儒生。以舌耕終其身。年五十而生某。儒生盡以其學授之。某亦善承衣鉢。寢饋其中。若有至味。精習既深。遂成書癩。終日非書不樂。即作客外出。亦必以書自隨。自言一日不見書。則頭痛腦脹。殆不能忍。若兩日不讀。則心胸如絞。寢食俱廢。年事既高。痼習益深。幾於片刻不能離書。而雙目垂瞤。不能復讀。雖竭力辨認。終覺不能過癮。而耳目手足。均感不快。後其妻爲得一法。使兩子輪流誦讀於旁。而某聽之。某乃大呼快意不止。如此數年。兩子皆以續學登科禮而某則終身爲老童生云。